



带货的尽头是带你收获

◆ 华心怡



一个词浓缩一个时代。直播带货,大概算是其中之一,21世纪的20年代,悄咪咪的注脚。

带货的人,很多。过气的明星,美妆化妆品的柜哥,破产的老板娘……不问出处,看他琼楼起,眼看他玉宇覆。更多的,是寻常主播,推销不同厂家的不同货品,简简单单一门营生,一份薪酬,年轻人中,不算太新鲜了。

真是万物皆可带。“杀气腾腾”地宰了一头牛,各个部位的牛肉便三五下除二地被直播间的看客瓜分了。朋友说买肉像买包,会上瘾,还没吃上肉,已觉得浑身有劲。还有的不“带”实物,“带”的是抽象的生活本身。闲聊家常、幼儿戏耍、乡间农作、火灶烧饭……来到直播间,你被称为“家人”。既是家人,便总多慷慨相助,为从未谋面,却似已熟悉的他们。理由很简单:不能让“亲人”受苦。总之,带的货,五花八门,良莠不齐。

带货,最难带的,大概是书。你想想,带口红,主播把不同的口红色号依次涂抹在手臂内侧,虽然听着白桃乌龙、醉摇红酒、长岛冰茶这些名字有些不明就里,但色彩到底是直观的,单纯的。你再想想,卖吃的更是便当,桌上一大锅,热气腾腾,夜已深,嗦着粉,食材是真实可见的,随之而来的就是难以抵挡的消费欲望。而书籍对于主播们来说,可不好碰。很难光凭念出一长串名家推荐,或是“腰带”上的几句提要,封底的一段概括,来吸引人们购买。毕竟,那与实体书店或是电子平台的购书体验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对于主播来说,若卖10本书便读10本书,时间成本太高,而产出又太低。书本,比起其他文化形式来说,倘若不说不

强烈,也一定是同等程度的,需要共鸣与共情,然后可以共赏与共论。

因此,当直播新宠东方甄选直接把多家出版社的存货卖空;当兵马俑老师董宇辉推荐的书籍紧急加印,原本10天的印刷周期压缩到6天;当《DK 地球大百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活着》《月亮和六便士》这些类别不同,地缘不同的书籍都被“带”了起来,业内是欣喜万分的——不再苦于封面不好看、营销不好、不被渠道重视,只要内容好,还是会被推荐。这些主播,真正读书,真正懂书,才能真正“带”书。卖书本来不易,如今似乎还有望打破出版行业的“马太效应”,让更多不被流量关注的书籍出来遛遛。马太效应由美国社会学研究者罗伯特·莫顿提出,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

理现象,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如金钱、名誉、地位等某一方面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累积优势,会获得更多机会、取得更大成功和进步。简而概之,富人越来越富。所以,当尼采陡然成为热销品,是有些人猝不及防的。思想与建树高昂如他,在普通人的阅读区间里,却一直都是“穷色色”。

直播是什么?个体的感受不同,认知不同,它的面目便也不同。有公众号祭出爆款:“卸载抖音30天,整个人都好了”。该来的,会来的,踏着时代的步点,已经来到,终将来到。自是可以躲避,却定不能否认。与其一味攻击其粗与短、浅与浮,倒不如想着如何物尽其用,拓其深广。周杰伦网络发布《最伟大的作品》;莫言与余华开了直播讲

起“脱口秀”;卢浮宫直播讲解经典名画……结果是,新歌的点击量上去了,作家的书重印了,画作的周边好卖了。

直播带书,把书带空,出版界的新现象。新书的价值,不在于印张、字数、定价,而在于它在被阅读之后才真正产生的价值,不为时间折损。带货的尽头是带你收获。一直都是,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故事很多,潮流很多,而留下来的,却都是能打动人心,滋养人心,塑造人心的。那些不流于表面的深层获得,是所有守业的受众支撑。淘沙取金,直播带货的积极功能,等待被更多解锁。



扫一扫关注“新民艺评”

高考收官,看“招生文学”零的突破

——读《投档线》

◆ 郁元宝

大吉,这以后直至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的招生投档环节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则往往被忽略。张生自己多次赴外地宣传招生,这方面经验丰富,感触良多,他从这个通常被小说家同行们忽略的关键环节切入,就意外地取得了“招生文学”零的突破。

当代文学史上的“题材决定论”固然是不足取的创作方法,因为作家们只知靠“题材”取胜,而不知“题材”须融入创作主体的独特情思,但反对“题材决定论”的后果也会诱导作者们失去对“题材”应有的敏感,以至于找不到最佳写作材料。《投档线》则不然,它既抓住小说家们理应承担,也要竭力争取本校录取的考生尽可能占据各地考生分数线的靠前位置。这固然是为国抡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但也是为了宣传各高校综合或专业的优势,通过招生来助力学校的排名与未来的发展。

正因为家长考生与各高校均高度重视,每年招生录取都不乏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像投档线、填报志愿、招生宣传、见面会等实际操作都是短时间内完成,具有封闭性、专业性、一过性的特点,因此在整个高考录取过程中反而不太为全社会所关注。小说家们涉及高考的叙事,通常总是家长们如何鼓励子女好好读书,如何节俭吝啬倾其所有为子女营造最佳学习与生活环境,老师同学们如何在学校这块方寸之地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以及社会、家庭、学校、师生和同学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摩擦,而到了笔试结束,课本作业撕完,就完事

方面经验丰富,感触良多,他从这个通常被小说家同行们忽略的关键环节切入,就意外地取得了“招生文学”零的突破。

当代文学史上的“题材决定论”固然是不足取的创作方法,因为作家们只知靠“题材”取胜,而不知“题材”须融入创作主体的独特情思,但反对“题材决定论”的后果也会诱导作者们失去对“题材”应有的敏感,以至于找不到最佳写作材料。《投档线》则不然,它既抓住小说家们理应承担,也要竭力争取本校录取的考生尽可能占据各地考生分数线的靠前位置。这固然是为国抡才,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但也是为了宣传各高校综合或专业的优势,通过招生来助力学校的排名与未来的发展。

正如家长考生与各高校均高度重视,每年招生录取都不乏有硝烟的战争。然而像投档线、填报志愿、招生宣传、见面会等实际操作都是短时间内完成,具有封闭性、专业性、一过性的特点,因此在整个高考录取过程中反而不太为全社会所关注。小说家们涉及高考的叙事,通常总是家长们如何鼓励子女好好读书,如何节俭吝啬倾其所有为子女营造最佳学习与生活环境,老师同学们如何在学校这块方寸之地夜以继日争分夺秒,以及社会、家庭、学校、师生和同学之间会发生怎样的摩擦,而到了笔试结束,课本作业撕完,就完事

的司机驱车数十公里去探访“阳光镇”家庭困难的考生。这些小场景小故事都写得颇有趣味,极大地丰富了主线的铺排。同时遇到类似多家名校在有些虚构和夸张成分的敦煌市“阳光中学”互相斗法、激烈比拼的大场面,作者也能迎难而上,且颇多斩获。

化整为零,避重就轻,舍大就小,舍近求远,这些都是《投档线》在整体构思与场面描写上值得读者留意的匠心独运之处。

小说在各高校为了招生而展开激烈竞争的主线叙述的间隙,频频追溯这些学校的历史,品评其现状。张生在这方面积累有年,他的大量散文随笔都针对中国高校尤其文史哲院系历史沿革而发,《投档线》吐露的仅是冰山一角。小说并不刻意炫耀作者在大学研究领域的的心得,但没有这方面的蕴蓄,区别很大。厚积薄发,方能应付裕如。在小说叙事中遭遇绕不过去的知识性问题,切忌临时抱佛脚,现学现卖,那样难免露出马脚,失掉读者的信任。

《投档线》最大的看点,或许还是老张/李果一而二、二而一的角色设置,他们彼此都是对方的镜像,看与被看,犹如双手互搏。小说的重心与其说是写招生,倒不如说是写颇有沧桑之感的老张与“青椒”李果借一同出差公干的时机,相互审视。小说叙事所呈现的内部风景远胜于师徒二人目光所及的外部风景,整个叙事过程因此也就充满反思与自嘲。

一师一生(或一主一仆)的结构模式在中外文学史上司空见惯,但要像塞万提斯《堂吉珂德》、狄德罗《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或

中国传统戏剧中的“二丑艺术”那样驾轻娴熟,也并非易事,而《投档线》的可贵也就在于此。

不仅老张/李果全过程的“看与被看”不断拓展(或抹消)招生叙事的意义,隐合作者还以客观全知视角俯瞰实际讲述者李果的局限性视点,这就在既热闹非凡又充满戏谑的叙述过程中淡淡地洒泻着存在主义式的迷惘、孤独、疏离与虚无之感。

张生过去受“南京青年作家群”影响,难免落笔就被一根筋的情绪基调操控,陷入单一封闭的“小说腔”。十余年来,张生埋头中西哲学研究,近年来更坚持创作以“法国理论”冠名的系列随笔。成败利钝暂且不论,但无疑有益于将其笔法从当下多数作者无力摆脱的魔咒式“小说腔”泥塘拯救出来,打破小说/随笔的间隔,在小说这个看似日益丧失自由度的文体中继续争取“自由说话”的空间。抛开张生偏爱的《赫索格》《拉格泰姆时代》《人类的语言》《舞舞舞》等外国文学不论,《投档线》也颇能使老派文学读者们想见“创造社”小说家郁达夫那种看似在弱单薄实则劲劲冲天的骨力。直抒胸臆,不管文体,方能拓展小说语言与精神的边界。

要说有什么遗憾,可能还是未能于热闹诙谐的写实中,进一步引出主体更深的启悟。全书写实有余,空灵不足。卒章显其志,其志却仅限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之类的套话,以及各校为招生而激烈争夺之无意义的。这都影响了老张与李果二人不断自嘲与互嘲所应抵达的深度。



艺术林距离

为“情”所困的艺术

◆ 林明杰

艺术,因情而生,为情所困,本是常态。然当下困住艺术之“情”,乃是疫情。疫情中的艺术生态,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

美术馆、博物馆、画廊关门暂歇;原定的艺术展和博览会纷纷被取消或延期;封控中的艺术家无法去工作室创作。尤其是需要场地、助手和加工厂的雕塑家和装置艺术家,更是一筹莫展;传统的艺术市场加剧萎缩,除了艺术机构无法正常运转,藏家也因各种原因缺乏购藏动力。画商以及靠作品谋生的艺术家都面临了严峻考验……

困则思变。生态环境变化势必促使艺术形态寻求改变。

为数不少人被逼上梁山,尝试运用电脑和手机进行艺术创作。

一些美院学生因为被封控在宿舍,无法去教室完成毕业创作,不得不用电脑创作或建模制作效果图以及用策划文案来替代。而老师评审也通过网络来完成。这无形中促使这一届毕业生运用电脑和手机创作的能力大爆发,让老师也自叹不如。

除了学生,一些资深艺术家也会尝试玩起了电脑或手机创作。除了电脑绘图,还热衷于制作视频。老树新花,分外妖娆。

创作工具的改变,往往会酝酿出新的艺术浪潮。所以不要小看疫情带来的这个变化。

网络成了艺术展示和交流的主要平台。静态管理期间我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做了个小小的“惹展”,仅一天时间,观看人数达132万。这是什么概念? 前年,卢浮宫举办的达·芬奇500周年大展闭幕,为期4个月,参观人数总共将近110万,是卢浮宫有史以来观众最多的展。4年前,我参与策展“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大展”,147天参观人数共计110.6万,是中华艺术宫观众数创纪录的单一展览。“惹展”之火,非我之力,疫情使然,网络燃燃。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疫情是困不住艺术的。随着时代和环境的改变而寻求突破,本就是艺术发展的规律。

著名策展人陆蓉之,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别出心裁地创办了第一届威尼斯元宇宙艺术年度展。她说,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大量人口实体的流动和交流受到干扰和限制,互联网社交平台和新媒体艺术成为年轻人普遍喜爱和追求的方向。

虽然很多习以为常的艺术形态被暂时困住了,但新的形态正在涌动和破界。艺术历来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疫情给人们带来的困苦和压力,同时也激发出人性的光芒,它们终将化为艺术创作的精神动力。

文章写到一半时,一位画家朋友来电话聊天,说他租借画室所在的创意园区,慈悲地免租半个月,这让很久没卖掉画的他大大地缓了一口气。

只要我们对艺术的爱还在,多一点坚持,多一点支持,艺术一定是困不住的。

盛世收藏趣味,决定了香港故宫首展之“皇家收藏”精选

◆ 徐佳和

隆编撰《石渠宝笈》的都是著名学者、专家,他们对古代书画的甄别筛选标准都是比较高的。

以《洛神赋图》为例,这是画家顾恺之读了三国时期曹植写的《洛神赋》有感而画的一幅经典名画。曹植借美丽的洛神抒发了自己爱而不得的伤感情怀,其中也暗含了他官斗失败且无法改变现状的失落之感。《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传统绘画长卷的先河,虽为宋代摹本,但它较为完整地保留了顾恺之的若干艺术特点和魏晋六朝时期的画风,多幅画面表现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类似于连环画册。宋徽宗的《雪江归棹图卷》是其存世的唯一一幅山水画作,历来被认为是其亲笔,徽宗题写的“雪江归棹”似是“归赵”的谐音。在他绘制该卷之时,的确有大片国土“归赵”:崇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年),辽金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徽宗利用这个时机在西北、西南扩充了疆域,巩固了

《石渠宝笈》自乾隆开始编撰,从初编到续编,在乾隆初年完成,三编主要是在乾隆晚年,后续则由嘉庆完成。“石渠”典出《汉书》,是汉代皇家收藏宝库的地名,“宝笈”是皇家的账本,组合在一起意为“皇家收藏宝藏的本本”。皇家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历来属于“图书”也即“典籍”范畴。古代典籍曾是手书,后虽可以印制,但先贤手书自属典籍;绘画既包括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地图,又有很多出于历代贤者贵胄之手,更曾作为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活动的图像资料,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影像,故书画在古代收藏领域,是仅次于权力象征的礼器玺印之外的国之重宝。

在历经康熙、雍正的苦心经营后,乾隆时期国势强盛,国运昌隆,让这位皇帝有了搞文艺的资本。《石渠宝笈》体现乾隆对传统文化的爱好与推崇,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在谈到续编《石渠宝笈》的用意时,他特别强调,这些书画不是玩赏的对象,而是教导百姓的教科书。“是岂可与寻常墨迹相提并论,以为几暇消遣之具哉?”无论是组织编修《四库全书》,还是《石渠宝笈》,乾隆都是为了巩固文化传统,为子孙统治的长治久安而考虑。他凭借其对文艺所特有的热好,构建起了清宮文物收藏的庞大体系,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开创了北宋以来皇家收藏的又一鼎盛期。当时帮助乾

2分钟的微短剧,我们可以看些什么

◆ 蒋佳

曾经网上流传过一个段子,说最短的悬疑小说如下:“地球上的最后一个人正在房间里坐着,这时,他听到了敲门声……”

话不多,金句则灵,剧不在长,有趣就行。腾讯和优酷、快手等平台都已开辟了短剧栏目,发表2-5分钟一集的微短剧,绝大多数一听名字就差不多知道是啥类型,比如《拜托了别宠我》《师兄请按剧本来》《长公主在上》……

其实微短剧也并非是国内首创,它在日漫中早就有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日漫中就有了微短剧,而它还有个专业名称叫“泡面番”,意指能用泡一碗方便面的时间就能看完一集的动漫,每集才3-6分钟。现在,泡面番在日本网漫中仍旧红火,B站上就有不少。法剧中也有微短剧。2012年时,曾看过部法剧《总而言之》(Bref),第一季一共40集,每集1分50秒。主题就是男主的各种自我吐槽,每集最后一句话都是以“总而言之”开头,因而得名。男主是个失业巴黎男,秃、姓,很有些loser(失败者)的样子,但是他的那些自黑点,却跟观众有共鸣。

国产微短剧小浪潮中,有部腾讯去年底上线的关注社区退休阿姨爷叔们的喜剧《大妈的世界》,豆瓣评分高达8.1分,剧末还有针对调整国际关系的善意提醒,而它的定位受众却是手机屏幕前的年轻一代。第一季20集,每一集在5分钟左右,剧本有趣走心,还有老戏骨撑场。女主角之一王于田的扮演者,是上世纪80年代的著名女演员李玲玉,她饰演一个曾经是市先进工作者的退休阿姨、广场舞队长,她在剧中的“丈夫”是

梁天。另一位喜感十足的女主杨德薇,则由资深女演员穆丽燕饰演,“丈夫”王伯昭可是演过当年1986版《西游记》中英俊的白龙马的。这一群60岁的左右阿姨爷叔,一出镜就很有说服力。在我看来,剧中的这些大妈,其实并非完全是我们当下的“大妈”,而是现在的中年人以及年轻人未来会成为的“大妈”。剧中调侃了不少时下热点,比如:职场黑话、嗑CP、内卷、广场舞……

杨阿姨的女儿热衷于买辣条零食,杨阿姨先是有点不理解,而当自己居然买到了菜场的鸡蛋盲盒隐藏款后,同样兴奋不已,开始大买特卖鸡蛋盲盒,以致家里每一道菜里都有鸡蛋。这股风潮越刮越烈,大家都疯狂抢购鸡蛋,特价鸡蛋更是高达每盒30万元,大量运送鸡蛋甚至需要派防盜车押运,车上保安不慎弄碎了一个鸡蛋,竟吓得要开枪自杀……一瞬间我似乎get到了英剧《黑镜》的味道。

微短剧,是紧张生活中碰到了一颗轻松片刻,一杯下午茶,一颗小甜点。一两个小时就能追完的一部剧,是一个小小的梦,希望未来这样的梦能再有些回味。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